

彩荷飘香

THE COLOURFUL LOTUS FLOWERS WITH
FRAGRANCE FLOWING AFAR AND WIDE

易图境采访笔录

王集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彩荷飘香

THE COLOURFUL LOTUS FLOWERS WITH
FRAGRANCE FLOWING AFAR AND WIDE

易图境采访笔录

王 集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彩荷飘香 易图境采访笔录/王集著 长沙: 湖南
美术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356-2820-6

I. 彩... II 王... III. 花鸟画-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4870号

彩荷飘香——易图境采访笔录

作 者: 王 集

策 划: 王 集 李 敏

责任编辑: 王春林

书名题字: 石 氓

装帧设计: 石 氓

电脑排版: 李 刚

技术支持: 湘潭在线新闻网 (www.xtol.cn)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印 刷: 深圳市日朗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皇岗北路彩电工业区东四楼)

开 本: 880X1230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356-2820-6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4787105 邮编: 410016

网 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易图境八十四岁小照

易图境，字森庭，号老新。馆额芙蓉草堂。1922年5月15日生于湖南省黔阳县洗马乡花柳坪村。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南怀化学院教授，怀化市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湖南书画研究院特聘画师，湖南花鸟画研究会顾问，湖南九歌书画研究会会长。出版有《易图境画集》、《易图境中国画选集》、《易图境国画小品》等画册。

易图境采访笔录

彩
荷
飘
香

目 录

易图境采访笔录

1982年	1
父亲	3
母亲	4
老师	7
老伴	10
家乡	13
1947年	16
反右	17
文革	20
画旨	23
程序	24
临摹	24
写生	26
构图	32
1989年	36
1991年	36
转变	39
时代	43
方法	44
焦墨	50
用墨	54
用色	58
重彩	62

淡彩	62
泼彩	62
用笔	63
用水	66
理解	67
写形	67
传神	69
技法	70
表现	73
大气	75
大画	76
雅俗	79
繁简	79
虚实	80
厚薄	81
谈乱	82
说脏	82
自然	83
偶然	84
点面	85
批评	85
重复	87
灵感	88

说蒙	88
制约	90
收放	92
勤奋	93
来源	94
题材	98
调整	100
性格	101
斗争	103
认识	106
自我	109
条件	111
题句	112
山水	118
书法	120
题款	121
诗文	122
治印	123
笔名	123
斋号	124
画册	124
游历	127
西画	128
尴尬	130
牧牛	130
学院	132
同学	134

朋友	138
会员	140
喝汤	141
辞典	141
名利	141
记忆	143
待人	144
论世	146
嗜好	147
戏曲	149
年龄	151
长寿	151
保健	154
指标	155
装老	155
换画	156
卖画	159
送画	159
存画	160
防伪	162
应付	162
信件	164
自评	164
好评	168
打算	175
议人	178

易图境作画步骤

易图境作画步骤说明	186
四尺荷花	187
六尺焦墨荷花	189
四尺梅花	192
四尺梅花	194
四尺斗方向日葵	195
四尺鱼鹰	199
四尺梅花	200
六尺彩荷	200
六尺斗方梅花	201
四尺映山红	202
四尺映山红	205
四尺焦墨荷花	206
六尺荷花	206
四尺斗方芙蓉小鸡	207
附：易图境作画用笔	209
易图境简表	210



要慢慢聊，我喜欢聊。

我喜欢谈艺术问题，对我有启发，对往哪个方向走有帮助。谈艺术，很多问题我想不到，记不起，我弄了几十年，问题太多了。别人提起，我才想得到，因为都是我经过的事。我这么多年的探索，也不是一下子说得清的。要慢慢聊，我喜欢聊。

1982年

1982年，艺术思想随政治思想一起解放，我翻身了。以前我是地主，头上有“帽子”，现在我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小平同志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政治地位提高了。“文革”中时时处处受歧视，你不是工人，出身地主，是臭老九，学校连班主任都不让你当，只让当副班主任。每次运动都跑不了，什么破事都能整到你头上，反正你是坏人，学校里的人都知道你是坏人。每天不愉快，日子没法过，这种状态怎么搞艺术？学生打架，

别人要问，易图境在不在场，怀疑是你挑拨的；学校领导远远看见你，就来一个向后转，不齿你，多伤脑筋。一个后来也臭了的副校长多年后对我说：“我们以前是狗屎不如，人家看见你就觉得臭，捂着鼻子绕着走。”我想你书记一滚下地就滚到了贫下中农家里，我一滚下地就滚到了地主家里，冤不冤？我其实哪点比你差。出身改正后，有次一个副校长对我发态度，我大声说：“我现在不是地主了！你要晓得这个问题。”

1982年我拜访卢坤峰，在浙美，他那时很有名了。他很客气，讲浙江的人来了，可以搪塞一下，湖南的人来了，这么远，要接待。他看了我的画提了两点意见：一、没有风格。东学西学，五花八门。二、用色太过，大红大绿。他说至于黄永玉这么用，另作别论。他第一点意见我听了，我还没有风格，第二点意见我没听。后来陈白一跟我说，不能全听别人的。学吴昌硕的，只有朱屺瞻跳出来了，别人都没出来。用笔用墨学老师的，构图、造型要向自然学习。

1982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的思想解放了，艺术放开了，用笔也大胆了。以前我的画清秀平淡、不突出，这时，我开始尝试改变，利用块面大与小的对比，墨色浓与淡的变化，点与线与面的结合，色彩冷暖的搭配，把较焦较浓的墨与浓重的色彩结合起来，追求豪迈的气度，表现博大的情感，展现雄强的画风。我的画在这时上路了。



父亲

我在黔阳一中教书时，校长也是地主出身，他的父亲是他亲手枪毙的，这个人没人性。我父亲病了，打电话来，他不告诉我，我父亲用报纸卷了一大包旱烟，等我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抽，我一点信都不知道。我父亲死了，又有电话来，他也不告诉我，拖了几天不能再拖了才告诉我，我赶回去，要入殓了。我父亲最支持我画画，最护我，常把我的画挂在墙上，口里含一根旱烟筒筒，走拢来看看，走开去看看，把条凳搬前搬后，坐在凳上，笑咪咪地看画，不说一句话。我最大的遗憾是我现在能画几笔画，可惜我的父亲看不到了。他得的什么病也不知道，应该可以诊好的，就是没吃得药到，他去世时才58岁。

我父亲50岁时，七八个年轻人拢不得身，他武艺凶得很。我们十甲院子在族中是末房末佬，我父亲却不“土松”，没什么人敢欺负我们。一次他去洗马镇卖猪肉，摊子一摆开，就有几个流氓喊要收税，没钱，就要掀摊子，人家几个人，撸胳膊挽袖子，汹汹的。我父亲把长衫撩起，往腰间一扎，左手抓条凳的一头平端起，右胳膊展开，手朝下持杀猪刀，马步蹲裆，白鹤亮翅般说，谁要受死就拢来看看。那些人吓得要命，哪里还敢收什么税。

我父亲的老师给过我父亲几张画，他在外面买了几张画，他自己也能画上几笔，在农村里给别人画点枕头、帐檐，这些对我有影响。我叔公反对我学画，他是农村里的老学究，他的崽语文、数学之外，什么也不学。人家问我父亲，崽在外面干什么，我叔公就抢着回答：“在湘潭学画把戏。”我父亲总是接过他的话说：“不是画把戏，是在学艺术。”我父亲思想开通，他常告诉我，要学门本事，才能在社会上立住脚。拉胡琴，拉成了也行；画画，画成了也行；随做什么，只要做得好。

母亲

我母亲27岁就去世了，得的是饿痨，那时我只5岁。关于母亲，我只有三个印象一个梦。一、她坐在火塘旁的矮凳上，身子软软的，头无力地歪在肩上，头上围一条绣着花的青布巾，眼半闭着，眼眶里满是泪水，不时看我一下看我一下，我在地上玩耍。母亲眼里的那份慈爱我现在都忘不了。二、母亲死了，躺在门板上，摆在正厅里，身上盖一床薄薄的红被，嘴上封一张油煎的蛋饼。我很害怕，看看母亲跑出去，跑出去再跑进来，看看母亲又跑出去，一会儿又跑进来。就这么反复跑来跑去。门外阵阵秋风吹得

树叶簌簌作响。三、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母亲下葬那天，抬棺上山。我头戴白帽，穿一件白长衫，腰里捆一根草绳，趴在父亲的背上。父亲一只手托着我，一只手拽缆往山上走。

50来岁时，我躺在山上的草丛里做了个梦，梦里走进一个村庄，来到一个有十来间房的民屋前，民屋围一堵残缺的土墙，土墙里开满了桃花，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在晒衣裳，长得有点像我，别人说，这个人是我娘。我在墙外边蹲了很久，想喊娘，又怕她认我不到，怕她不认，很矛盾，就这么醒了。

我写了篇文章——《三个印象一个梦》，边写边哭，80岁的人，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我母亲是个聪明能干的人，我是从晚婆婆那里听说的。吃了夜饭，贴毛叶子，贴鞋面，纳鞋底，上鞋帮，第二天就有一双新鞋摆在桌子上。她纺的线，像蛛网丝那么细，非常匀净。我大了后，在屋子里见我母亲给我小时候做的一些穿戴，非常精致，都穿上身，那就活脱脱一个戏台上的小公子。我外婆家只我母亲一个人能干。母亲不在了，外婆家格外疼我，外婆家是我儿时又一个难忘的地方。

世上只有母亲最亲。我的儿女们，他们的母亲活到了八十多岁，那是他们的福分。母亲去了，怎么能找回来？百身莫赎。我对那些失去母亲的孩子格外同情。



老师

我养成开朗的性格、宏大的胸怀，得益于老师。有个肖宗寅先生，学生时代在上海开过画展，可见画得好。这个人一年四季身穿长袍，头发又长又乱，脸又黄又瘦，还一脸的胡须，眼睛却清澈明湛。他后来疯了，不知怎么疯的，人称“寅癫子”。据说他的前妻是杨开慧的妹妹，后妻是我们洗马的。这个人有意思，无拘无束，放浪形骸，常在街上迈四方步。他胸前挂个碗口大的圆牌，上书“四民主义”，不知道指的什么？“三民主义”知道，“四民主义”不知道。

老祠堂里唱戏，我常看见他，他盘腿坐在神龛上。旁若无人，一会儿一句“来个花脸”，一会儿一句“来个妹子”，击掌叫好，风流洒脱。他看戏，我看他，把他佩服得不得了。

他画起画来，一点不癫。我的同学请他作画，晓得他有洁癖，把画案布置得非常整齐，非常干净，把纸静静铺了，泡了杯香茶，庄重肃穆。然后对他连喊三声：“宗寅先生，请你帮忙画两张画。”他看了画案，点点头，说这才像话，挥笔一气画了两张画，一张梅花，一张荷花。梅树有碗口粗，泼墨画干，浓墨画花，花不成瓣，而是用圈一路圈下来的，花有杯口大一朵，十分灿烂，看起来很大雅。荷花叶大如斗，梗似铁杵，又直又长，花则简括大方。两张画都好，大气扑面，压人欲倾。题款也好，字如拳大，雄健有力，与画面浑然一体。后来同学把画送给我了，我的花学他，胸襟宏大。我同学家有我两张画，挂在墙上，寅老师仔细看了，问这个人在干什么？同学说我在小学教书，他连

说：“可惜了，可惜了。”这对我鼓舞很大。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考出去，后来考取了华中高级艺术师范学校。其时正逢抗日，“华艺”从长沙迁到了湘潭石潭一个叫肖家塘的小地方。湖南老一辈画家，好多是从“华艺”出来的。寅老师的那两张画可惜不在了，一张土改时丢了，一张“文革”中被抄去了。寅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气魄、胸襟我把他学到了。虽然他从没教过我画画，也不知道有我这个学生。

在“华艺”，一次我见一位同学持一幅寅老师的山水画请教陈国钊老师，只听陈老师讲画得好，画得好。

我的老师“华艺”有陈国钊、黄遐举；武昌艺专有张肇铭、张振铎、刘依闻。黄遐举、张肇铭上过我很久的课，都是我主要的老师。

陈国钊老师很有修养，思想先进，关注现实，是党的美术工作者，也是诗人。他的诗作得好，极少用典，明白晓畅。陈国钊先生对我有影响，他画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曾送我一张梅花，潇洒、雅致，用笔用墨很丰富，很启发我，可惜丢了。

素描是刘依闻老师教的，他对我有信心。当时有个姓李的同学画得相当不错，毕业时刘老师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他的笔墨老早了，将来你的画会比他好，你要坚持画下去。

我们湖南的黄遐举画得好，能够继承黄遐举先生的只有我，把他的事业发扬光大了。我认为他比陈国钊先生画得还好，但他的名气没法跟另一个黄遐举比。黄老师为人诚恳

老实，画画很有气魄，浑厚大雅。

解放后，黄遐举在长沙六中教书，我跟他说想跟张一尊先生（时任美协主席）学学画，黄老师说可以呀，我给你介绍，就写了封信给张一尊。我持信找张一尊，张先生看了我的作品，认为我很出色，就认下了我这个学生。

张一尊老师认为湖南年轻的画家，有两个最有希望画出来，一个是欧阳诚，一个是我。他说我画得野逸得很。

